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名妓与法老

[埃] 纳吉布·迈哈弗兹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名妓与法老

原 著 [埃]纳吉布·迈哈弗兹

翻 译 王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名妓与法老

作 者:[埃]纳吉布·迈哈弗兹

译 者:王同洲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140 千

印张:6.75 印数:2 0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 元(全 58 册)

作者简介

纳吉布·迈哈弗兹(1911 —),埃及小说家。

1911年12月11日生于开罗杰马利耶区。他是当代阿拉伯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阿拉伯小说的发展历程。1949年获阿拉伯语言科学院奖,1958年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小说鼓励奖,1970年获埃及国家文学表彰奖,1988年因为他的著作“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对今天具有尖锐的现实主义意义,并具有启蒙人们思想的作用,在阿拉伯国家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尼罗河节

在四千年前，八月的一天。

黎明之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苏代斯神庙的大祭司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细心地注视着广阔的天宇，整夜地观察已经使他疲倦了。然而，当他突然看到天狼星在空中闪烁发光时，顿时喜形于色，心激动地跳了起来。接着他便感激地跪倒在那圣洁的神庙的土地上，高声喊道：“圣主苏代斯已在天空出现，它将给人类带来圣河汛期开始的喜讯，这是圣主的恩赐。”沉睡的人们顿时被他那悦耳的喊声唤醒，他们纷纷仰望天空，找见了那颗崇高的星辰，于是兴奋地跳着并感激地重复着大祭司的祷告。然后，人们相继离开自己的院落，奔向尼罗河畔，去观看天主给他们带来福泽的第一个浪花。全埃及的上空都回荡着大祭司向人们宣告福音的呼喊，大家都明白，到南方去庆祝尼罗河节的时间已到。于是他们扶老携幼整装出发。车轮碾过大地，船舶卷起浪花，来自棣比斯、孟夫、赫尔蒙特、苏特和赫穆努等地的居民，汇聚成

浩浩荡荡的人流，奔向首都阿布城。

阿布城是当时埃及的首都，它被高高地建筑在坚硬的岩石基柱上，这些基柱之间散布着一些小沙丘的地面覆盖着尼罗河肥沃的河里，使她遍地生宝。胶树、桑树、棕榈树挺拔茂盛；葡萄、蔬菜和苜蓿点缀着地面；羊群漫步在牧场和花园里的小河旁。微风送香，晴空鸟鸣，呈现出一片生机。

仅仅几天的时间，阿布城和她周围的——贝佳和贝拉格小岛上都挤满了人。这里家家户户都接待着来宾，街头巷尾遍是熙攘的人流。跳舞、唱歌、演杂技的被围成一个个的圆圈，市场上的买卖也变的极其红火。彩旗和橄欖枝装饰着各家的门面，贝拉格岛的卫士们也以他们那独特绣花的服装和长长的宝剑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虔诚的信徒赶到苏代斯神庙和尼罗河神庙去还愿或献供，赞歌里混杂着醉汉的呼喊……。阿布城的上空到处激荡着欢乐和喜悦。

节日那天，所有的人群都奔向了位于法老禁宫和尼罗河神庙之间的那条长长的大道。空气里洋溢着热烈的呼吸，大地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重，人们在陆上站不下了就跳到船里，围绕着尼罗河神庙高高地扬帆飘游。在笛子和吉他的伴奏下他们唱出了动人的尼罗河颂歌，在手击鼓的击打声中他们跳出了迷人的舞步……。

手持长枪的士兵分列大道两旁，法老辈、第六王朝国王的人物雕像排了长长的一段，近处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艾斯尔·卡拉、泰蒂第一、贝比毕第一、穆赫特穆塞维夫第一和贝毕第二等法老的面孔。

各民族的声调嘈杂在一起，使人难以分辨，就像浪花溶

进喧嚣的大海时，汇集成隆隆的轰鸣。但洪亮的呼喊声也不时地冲破这嘈杂声，传进人们的耳朵。有人热烈地喊道：“赞美赐福于我们的圣主苏代斯吧！”也有人激动地高呼：“赞美给我们的土地带来生机和肥沃的尼罗河神吧！”还有那高声叫卖马尤特酒和葡萄酒的喊声，这一切都使人那样的陶醉与忘情。

有一群，看样子是些出身高贵的人物，正在交谈。一个人扬起眉毛，感慨地说道：

“有多少法老观看过如此盛大的庆典！然而，他们都离去了，像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人们心目中存在过！”

旁边一个人接着说：

“是的，他们去统治另一个更伟大的世界了。同样，我们也会离去的……我们未来的世代代，还会集聚在这里，重复着此刻在我们胸中的欢乐和希望……他们会像我们谈论他们一样提起我们吗？”

“我们会被更多地提到的，……然而还是但愿不要死掉。”

“那么多的人能被尼罗河流域容得下吗？死和生都是正常现象，……既然我们饿了会吃饱，青春会变老，快乐以后会烦恼，那么永生不死又有什么价值呢？”

“他们在奥祖雷斯的世界又是怎样生活的？”

“等着吧，过一会儿就知道了。”

另一个人很庄重地说道：

“这还是我第一次有幸见到法老。”

他的同伴说：

“几个月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在他的加冕庆典上见到过他。”

“看，那些雕像是他的光荣的祖辈。”

“你发现了么？他跟他的祖父穆赫特穆塞维夫长得很相似。”

“多漂亮！”

“是的，是的，……法老是一位漂亮的青年。他相貌出众，身材又无与伦比。”

有一个交谈者问道：

“看他会给后代留下什么？华表、神庙还是南征北战？”

“我想更有可能是后者。”

“为什么？”

“他是一位有志的青年。”

另一个人却担心地摇摇头说：

“据说他酷爱美色，放荡又挥霍无度，像狂风一样无所顾忌。”

听者轻声笑笑，低语道：

“难道这也值得奇怪吗？很多埃及人都酷爱美色，喜欢挥霍。法老怎么能例外？”

“嘘，嘘……你知道他从登上王位第一天起就跟宗教界人士对立吗？他要把钱用来建筑宫殿和修整园林，而祭司们则要求得到圣殿和庙宇的全部收益。他的祖辈曾赐予他们权利和财富，而年轻的国王则贪婪的目光看着这一切。”

“确实，国王一登基就遇到了冲击，这是不幸的事情。”

“是呀。不要忘了，首相兼大祭司赫鲁姆·哈特有铁一

般的意志和手腕。还有孟夫城的祭司也一样，这座光荣的城市，伟大皇室的兴衰与她休戚相关。”

这个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因而害怕起来：

“让我们祈求所有的主把理智、卓见和稳重带给他们吧。”

于是大家一起由衷地说道：

“阿门……阿门……。”

一个人向尼罗河里看了一眼，便用胳膊碰了一下他的同伴说：

“朋友，快看河里，那艘从贝佳岛驶过来的漂亮游船是谁的？这真像太阳从东方升起。”

同伴向着河面转过头去，便看见那只奇妙的游船。这船不大不小，绿色的船身像浮在水面上长满青草的小岛，坐舱高高突起，但是看不见里面的东西，桅杆顶端飘扬着一面大帆，船的两侧有几百只手用同一个熟练地动作划着桨。这人惊叹道：

“这可能是贝佳岛上一位富豪的游船吧。”

近旁有一个人听见他们的交谈，便不以为然地开了腔：

“我敢打赌，你们二位是外地的客人。”

两人一齐笑了。一个说：

“你说对了，尊敬的主人。我们是棣比斯人，是为了目睹这光荣的节日而从外地来到首都的成千上万个人中的两个。这只美丽的游船一定是贵地一位大人物的吧？”

那人狡黠地笑了笑，用手指着他俩小声说道：

“尊贵的先生，你们想的不错。但这只游船并不是哪位

名人的，而是一个女人的，是阿布里城人人皆知、贝佳岛和贝拉格岛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妓的游船。”

“这位名妓是谁？”

“是爱情和娱乐的女王、迷人的拉蒂斯。”

那人用手指了指贝佳岛，接着说道：

“她住在贝佳岛她那迷人的白宫里。那是一块圣地，是她的情人和崇拜者的圣地，他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里，去追求她的爱，希望命运能够使他们有幸见到她……愿主保佑你们的心不要被她带走。”

两人的视线随着大家又一次向游船看去，流露出十分注意的神情。游船渐渐向岸边靠拢，其余的小船迅速给它让路。在越来越接近陆地的同时，便逐渐隐没在尼罗河神庙高地的后面，先是船头，接着是座舱。当它驶进码头的时候，人们只能看见它高高的桅杆上飘扬的白帆，那像是一面爱情的旗帜速掩住了人们向往的那个精灵。

片刻之后，在波浪翻滚的尼罗河里有四个努比亚人开出一条路，向岸边走来。另外四个人紧跟在后面，抬着一乘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与之媲美的花轿，里面有一娇滴滴地美人坐在软垫上，鲜嫩的左臂撑在绣垫上，右手拿着一柄鸵鸟羽毛扇，一双秀美的眼睛闪出梦幻般困倦的眼光，越过芸芸众生，傲慢地向遥远的地平线望去。

这一小小的行列慢慢地行进着，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过来。花轿行至人群前面，女人羚羊般娇俏的身躯略略前倾，香唇微启，低语了一句什么。于是黑奴们停下前行的脚步，雕塑般站立不动。女人重新坐定，沉浸在她的梦幻中。

无疑，她在等待着观看法老圣驾。

人们只能看见她的上半部。满头乌丝闪闪发亮，直披散到肩上，像夜神的王冠。她那玫瑰般鲜嫩的双颊衬托出一张明亮的圆脸，樱桃小口，丹唇微闭，像阳光下含苞未放的素馨花。一双乌黑清澈的大眼，也会如梦似醒地闪烁着爱神最熟悉的光芒。美神在这张脸出现之前，从未在任何一张脸上常驻过。

所有的人都会被她的美丽所倾倒，就连年迈的人也会为之心动。四面八方的人们向她投去炽的目光，这目光能使岩石熔化。妇女们则怒目斜视，嫉妒她的美貌。

围绕她的人纷纷低语：

“好一个迷人的女子！”

“她就是拉蒂斯……人们称之为贝佳岛夫人的拉蒂斯！”

“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美，能俘虏任何一颗心的美。”

“谁看见谁都会自惭形秽。”

“是呀，看见她我就激荡翻腾，欲火燃烧。但是同时我又感到虚弱和羞耻。”

“确实令人伤心……她对于我就像是幸福的偶像，膜拜的真理。”

“她是一种灾难！”

“人们无法忍受这种征服一切的美。”

“她对情人也无情吗？”

“难道你不知道，她的情人都是些王公显贵吗？”

“真的？”

“所有知名的人物都爱她，就像这是一种爱国义务。”

“著名建筑师哈纳为她修建了白宫。”

“贝佳岛总督阿纳挑选了孟夫和棣比斯最华丽的家具把她的白宫布置起来。”

“妙极，妙极……。”

“天才的雕塑家汉弗尔在宫殿的墙壁上雕塑了各种塑像。”

“还有，法老禁卫军的统帅也向她赠送了最珍贵的珠宝。”

“名贵都争相追逐她，可幸运儿又是谁？”

“你是问在这座不幸的城中谁是幸运者吗？”

“我并不认为这个女人会恋爱。”

“你怎么知道？她或许会爱上一个奴隶，或者一个动物。”

“不……她的美是可以征服一切的力量，力量还需要爱吗？”

“你看看她那冷酷傲慢的眼光，她大概还没有体验到爱的情味。”

一个女人听见了男人们的谈话后，心中很是不快，便冷冷地说：

“她不过是个在腐败的情场中长大的舞女，自幼就多情风骚，善施粉脂，才显出这般迷人的样子。”

一个崇拜者觉得她太挖苦，就回她说：

“求主保佑，太太，你不知道绝顶的美丽并不是神赐给她的全部财富，图特神还毫不吝啬地赐她智慧和善良。”

“算了吧，算了吧。难道她用来迷惑男人的本领就是她

的智慧与善良吗？”

“她的宫殿里每天晚上都济济一堂，那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所以毫不奇怪，她通晓哲理，懂得政治，擅长艺术。”

“她能有多大年纪？”有人问。

“有人说她三十岁了。”

“不超过二十五岁，我敢保证。”

“管她多大呢！她的美是永远不会枯萎的。”

提问者又一次认真地问道：

“那么她是什么地方人？出身如何？”

“我想这只有主知道。她好像从开天辟地的时候起，就住在贝佳岛上她的白宫里。”

突然，一个怪里怪气的老妇从人群走过来。她驼背弓腰，拄着一根粗硬的拐杖，白发散乱，黄牙外突，鹰钩鼻子，在浓密的灰白眉毛底下那双凶神般的眼睛射出恶狠狠的光。腰里的一根麻绳，束着她那宽大的袍子。

人们看到她便立刻喊道：

“笃姆……巫婆笃姆。”

她并不理睬他们，只是用那两只骨瘦如柴的脚朝前走着。她自称能卜卦算命，预知未来，算命的人需付一块银币。巫婆碰上了一个年轻人，便要求为他算命，年轻人并不反对，可能是因为他喝醉了，两条腿踉跄着几乎迈不开步子。他给了她一块银币，半睡半醒的眼睛盯住她。巫婆粗声粗气地问道：

“你多大了，小伙子？”

“十二杯……。”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看热闹的人大笑起来。老太婆大怒，把银币甩在地上，继续朝前走。一个青年拦住她，取笑道：

“喂，老太婆，给我算算我会遇到什么事？”

她气哼哼地看了看他，然后狠狠地说：

“恭喜你，你要第三次被你老婆欺骗！”

人们又一次大笑起来，为她鼓掌。年轻人的心被刺痛了，羞辱地退到了后面去。老巫婆径直走到花轿跟前，站在那儿，想要得到施舍，她一面对女主人喊着，一面露出了可憎的笑容：

“这位美丽的姑娘，我能为你卜一卦吗？”

美女似乎并没有听见巫婆的声音。于是老太婆提高了嗓门大叫起来：

“姑娘！”

拉蒂斯略吃一惊，生气地转过头来。老太婆对她说：

“相信我，美人。今天这么多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比你更需要我。”

一个黑奴走上前来，阻止她靠近花轿，事情虽小，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就在这时，一声尖细的号声从空中传来，于是站在道路两旁的兵士们一齐举起军号，长时间持续不断地吹奏起来。人们知道了，法老御驾已经启程，在片刻之后就要离开禁宫，走上通往尼罗河神庙的大道。此时人们忘掉了一切，只是伸长了脖子，竖起耳朵等待着。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排着整齐队形的仪仗队，踏着军乐

的节拍走了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鸢旗引导的贝拉格岛卫戍部队的各兵种的队伍。仪仗队到处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霍和鼓掌。

紧接着是步兵队伍，他们手持长矛和盾牌，随着自己的军乐走在侯尔斯神像的军旗后面，高举在空中的长矛，组成精细的几何图形。随后的弓箭手的队伍通过的时间比较长，他们的队旗上面绣着御玺。

当传来隆隆巨响和骏马嘶鸣时，战车队伍行进过来。一排战车十辆笔直前进，两匹骏马拉着一辆车，驭手佩戴利剑，车上站着一位一手持弓、一手持箭的射手。这个场面顿时使人想起当年征战努比亚和托尔西奈的情景，当时他们雄鹰般扑向平原和山谷，敌人在他们面前魂飞魄散，纷纷溃败。而他们则热情如火，喊声震天。

威严的法老行列出现了。王室宫辇紧跟着打头的循驾，五辆一排前进，坐在车上的是王公、大臣、大祭司、三十名大法官、军事将领以及地方总督等。队尾是由大将军塔胡带队的法老禁卫军。

坐在御辇上威严的法老，笔直不动，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他双目直视前方，并不理睬人们衷心的欢呼。他头戴王冠，一手执王鞭，一手握着一柄弯曲的王杖，王袍之外披着专为庆祝宗教节日而穿的虎皮罩衣。

人心热烈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拉蒂斯也忽然被激起了热情，产生了活力，脸上放出喜悦的光。两只白皙的手鼓起掌来。

在热烈的欢呼中，有一个声音急促地喊了一声：“赫鲁

姆·哈特首相万岁！”接着便有十几个声音重复他的呼喊，这呼声激起了强烈的骚动与不安。人们四处张望，寻找那个居然敢在年轻的法老耳朵底下高呼首相万岁的勇士，和敢于响应这个奇怪的挑衅的群众。

然而呼声并没有对国王卫队产生明显的影响，侍卫们没有表现出震动。队伍继续前进，直到走上神庙高地，车辆才停了下来。国王踩着两个王子手捧着的织锦面鸵鸟羽毛垫子，下了御辇。这时号角响起，部队致军礼，仪仗队奏起神圣的尼罗河赞歌。法老庄重地走上通向神庙的台阶，王子、大臣、地方总督和王国名流跟在他后面。在圣庙大门的前面，祭司神甫们跪等接驾。宫廷总管苏弗哈特宣布国王驾到，神庙大祭司起立，躬腰，两手遮目，轻声说道：

“尼罗河圣主的仆人荣幸地向两国之主，拉阿之子、东方的君主我王陛下致以衷心敬意。”

法老将手中的王杖递给他，他毕恭毕敬地吻了吻。祭司们起立站成两排，法老在侍从们的护拥下向围绕着高大立柱的圣坛走去，然后绕圣坛一周。祭司们燃起圣香，于是香雾飘满神庙，众人都庄严肃穆地沐浴其中。侍从抬来一头宰好的黄牛，放到圣坛上，敬奉圣主。法老开始吟诵这样一段传统的祷词：

“我沐浴之后来到圣神的祭坛前，向您献上牺牲，求您赐福于这块美好的谷地和她虔诚的居民。”

祭司们仰头向天，伸开双手虔诚地高声重复着祷词，全体在场的人也重复着同样的祷词。声音传到神庙外面，听见的他立刻重复起祈祷来。片刻之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念

起对神圣尼罗河的祈祷词。在大祭司陪同下，法老向平行排列着三个大圣盆的圆柱大厅走去，王国要人紧跟在后面。众人站成两行，站在中间的是法老和大祭司。随后，大家齐声唱起尼罗河赞歌，颤抖、激荡的声音在肃穆的空间轰鸣。

大祭司登上通往神像室的台阶，走到圣门近前，然后侧到一旁，拜倒在地上。法老走上来进入到圣像室内，只见尼罗河神的雕像躺在神船里面。大门关上了，圣室空旷、黑暗、森严，在蒙着神像的幕幔附近，有几个闪亮的金案，上面点着蜡烛。法老肃然起敬，庄重地走上前去，用手揭开幕幔，躬下他那平时绝不会弯下去的腰，他右腿跪下，吻了雕像的脚。此时他仍然很威风，但是没有了原有的荣耀和骄傲的神采，脸上显出敬畏的表情。法老虔诚而忘我的进行了长时间地祈祷。

祈祷完毕，他又一次吻了吻雕像的脚，站起身来，放下幕幔，面朝圣主退出门来，然后把门关上到了外厅。

众人向法老祝福致敬，然后跟随他走过圣坛，走出神庙，一直走到面临尼罗河的高地边缘。聚集在船上的人看见了他们，马上挥动着彩旗和橄榄枝欢呼起来，。

大祭司两手展开一张长长的巴尔迪草做的纸，用洪亮的声音开始了传统地演讲：

“尼罗河，你以自己的泛滥赐福于两岸以生命和幸福的河，我们向你致敬！你在冥冥的世界中沉睡了几个月，当你那宽广而仁慈的胸怀听到了你的仆人的祈祷后，你便从黑暗中出来，走向光明，你的汹涌澎湃，给大地注入了生机。于是万物萌生，荒漠铺上绿毯，园林一片锦绣，羊群欢跃，鸟